求闕齋弟子記

求闕齋弟子記卷二十一

東湖王定安纂

文學上

經

公曰知道者時時有憂危之意其臨文也亦然仲尼稱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蓋深有見於前聖之危心遠慮而揭其不得已而有言之故即夫子之釋咸四困三解上十一卦之爻辭抑何其惕厲而深至也蓋飽經乎世變之多端則常有跋前疐後之懼博識乎義理之無盡則不敢爲臆斷專決之辭自孟子好爲直截俊拔

之語已不能如仲尼之謙謹而況其下焉者乎後世如諸葛武侯之書牘紆餘簡遠差明此義而曾子固亦有宛轉思深之處外此則辭與意俱盡尚何謙謹之有或辭之所至而此心初未嘗稍慮於其間又烏知所謂憂危者哉

易曰雷出地奮先王以作樂崇德蓋古者每有艱大阨塞聖人竭力畢精削除荒穢人心夷悅而後作樂以宣幽滯譬若春雷奮發而秋冬之沈痼蔽塞於地中固已久矣故曰患難所以開聖憂勞所以興國古之通義也　以上文集

或問易有聖人之道四朱子專重以卜筮者尚其占似未的當公曰古人說經多斷章取義以意逆志朱子讀易正與孟子說

詩同

讀召誥於古人周情孔思若有所會

余好讀呂刑而苦不能盡通其讀玆閱戴氏之說有愜余心者

如制百姓於刑之中天齊於民俾我一日暨非從惟從等句皆

犂然有當於人心欣賞無已

讀顧命康王之誥喜戴氏治經與所見多同以上日記

書孔氏疏云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杜氏通典云青州之

界越海分遼東樂浪三韓之地西抵遼水而胡氏渭曰漢武所

開樂浪元菟二郡乃古嵎夷之地嵎夷羲和所宅朝鮮箕子所

封皆應在青州域內不僅遼東而已據此數說則禹時青州踰

海而兼營州之地理若可信齊召南氏所謂勢固自然者也前明遼東都指揮使隸於山東布政使明初遼東士子尙附山東鄉試厥後以渡海之艱改附順天而遼東各州衛隸於山東則終明之世不改蓋亦猶上古之青州兼轄營州云衛我
朝定宅燕京與明代同而遼左爲陪都重地則與前明之二州二十五衛視同羈縻者輕重迥別故勃海之襟帶旅順之門戶視前世猶加愼焉 文集

邵位西言詩序係孟子與萬章之徒所作大序與小序不當分而爲二所以記次第非所以明章旨也猶史漢法言之有後序爾其言奇而頗確 日記

國藩讀詩至常棣之篇而歎曰旨哉仁人之言也朋友平居宴樂有急則掉臂不顧兄弟天性也非至不仁可以手足而胡越乎

常棣爲燕兄弟之詩小宛爲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而皆以脊令起興蓋脊令之性最急其用情最切故常棣以喻急難之誼而小宛以喻征邁努力之忱

古者因事致敬則相與爲辭以篤不忘魯侯作閟宮奚斯有頌晉獻文子成室張老有禱施之少者有冠禮三加之辭施之老者有祝鯁祝噎之誼及敦彝款識亦往往祈以永命萬年蓋前以表德音後以勸方來詩人之教也

君子於其所尊敬不敢爲溢量之語故詩人戩穀俾臧諸篇其稱之也質其祈願也無奢

侍郎胡君季臨重刻其曾祖王父樸齋先生所箸儀禮釋官寄示國藩屬爲識於簡端余嘗從　皇淸經解中得讀此書竊識崖略先生治禮崇信鄭氏而於鄭說之歧誤者亦不苟爲附和如燕禮宜以膳宰爲主人而辨注釋爲宰夫者之非司宮卽周禮之宮人而指注比於小宰者之失左右正卽僕從之官若書之左右攜僕詩之膳夫左右而證注中稱樂正僕人正者之謬特牲士有私臣而斆注謂士無臣者之疏其說既允矣至於曲證旁通往往卽一事而洞見本原先王之制禮也因人之愛而

爲之文飾以遂其仁因人之敬而立之等威以昭其義雖百變而不越此兩端先生以爲士喪既夕二篇所言何人管人夏祝商祝冢人卜人隸人遂匠之屬皆公家之臣來執事者也又以爲諸侯之官其爵必降等於天子聖人別嫌明微之意寓乎其間使周之諸侯遵而守之何至有僭越而置六卿稱縣公者由前之說則臣下之喪君既臨其小斂又遣官助其百役有若家人骨肉愴惻纏緜由後之說則侯國之百職庶司不敢毫髮僭擬於天王恩誼之篤如彼名分之嚴若此此皆禮之精意祖仁本義又非僅考核詳審而已儀禮一經前明以來幾成絕學我

朝鉅儒輩出精詣鴻篇迭相映蔚而徽州一郡尤盛自婺源江

氏永嶼起為禮經大師而同邑汪氏紱休寧戴氏震亦皆博洽為世所宗其後歙縣金氏榜淩氏廷堪並有纂述無慚前修先生世居績溪與諸儒地相比時相接其人　國史儒林傳列於江氏汪氏之次而哲孫培翬又能紹其家學著儀禮正義薈萃羣言衷於至當徽州為朱子父母之邦典章文物固宜非他郡所敢望而胡氏世傳禮教故家文獻緜延無替亦足使為古之士低徊而興慕也

古之學者無所謂經世之術也學禮焉而已周禮一經自體國經野以至酒漿廛市巫卜繕稾天鳥蠱蟲各有專官察及纖悉吾讀杜元凱春秋釋例歎邱明之發凡仲尼之權衡萬變大率

秉周之舊典故曰周禮盡在魯矣自司馬氏作史猥以禮書與
封禪平準並列班范而下相沿不察唐杜佑纂通典言禮者居
其大半始得先生經世之遺意有宋張子朱子益崇闡之　聖
清脩命巨儒輩出顧亭林氏著書以扶植禮教爲已任江慎修
氏纂禮書綱目洪纖畢舉而秦樹灃氏遂修五禮通考自天文
地理軍政官制都萃其中旁綜九流細破無內國藩私獨宗之
惜其食貨稍缺嘗欲集鹽漕賦稅國用之經別爲一編傅於秦
書之次非徒廣己於不可畔岸之域先聖制禮之體之無所不
賅固如是也

土地之稱非經非訓古者惟天子得祭大地諸侯則社以祭土

大夫以下成羣立社多者二千五百家或百家以上小者二十五家蓋土爰稼穡民生所賴凡食毛踐土者皆得祭以報功義固然也自唐以下有城隍之祀世傳張說所爲祭文及李陽冰碑記舊已今天下由京都以至行省郡縣皆立廟以爰城隍原易有城復於隍之占禮有八蜡水庸之祭高壘深池以捍民患推社之義而爲之立祀理亦宜之獨土地之祀不可究其從始

以上文集

劉霞軒中丞作繹禮堂記寄公公報書曰接惠書及繹禮堂記研究三禮洞澈先王經世宰物之本達於義理之原遂欲有所撰述以覺後世之昏昏甚盛甚盛欽企何窮國藩亦嘗粗涉禮

經之藩官事繁冗莫竟其業所以沮滯而不達者約有數端蓋禮莫重於祭祭莫大於郊廟而郊祀祼獻之節宗廟時享之儀久失其傳雖經後儒殷勤修補而疏漏不完較之特牲少牢饋食兩篇詳略迥殊無由窺見天子諸侯大祭森嚴之典軍禮既居五禮之一吾意必有專篇細目如戚元敬氏所紀各號令者使伍兩卒旅有等而不干坐作進退率循而不越今十七篇獨無軍禮而江氏永秦氏蕙田所輯乃僅以兵制田獵車戰舟師馬政等類當之使先王行軍之禮無緒可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古禮殘闕若此則其他雖可詳考又奚足以經綸萬物前哲化民成俗之道禮樂並重而國子之教樂爲專精樂之至者

能使鳳儀獸舞後聖千載聞之忘味欲竊聖神制作豈能置聲樂於不講國藩於律呂樂舞茫無所解而秝算之學有關於製器審音者亦終身未及問津老鈍無聞用爲深恥夫不明古樂終不能研窮古禮國藩之私憾也郊廟祭儀及軍禮等殘缺無徵千古之公憾也是皆用以自沮而不逮者也所貴乎賢豪非直博稽成憲而已亦將因其所值之時所居之俗而創立規制化裁通變使不失乎三代制禮之意來書所謂苟協於中何必古人是也然時俗亦有未易變者古者祭祀必有主婦聘饗亦及夫人誠以在宮雍雍在廟肅肅妃匹有儆恭之德乃足以奉神靈而理萬化所謂有關雎麟趾之精意而後可行周官之法

廢也自陽侯殺繆侯而大饗廢夫人之禮後世若以主婦承祭則驚世駭俗譏爲異域然全行變革則又與采蘩采蘋諸詩之精義相悖古之宮室與後世異議禮之家必欲强後代之儀節就古人之室制如明史載品官冠禮幾與儀禮悉合不如曰東房西墉曰房內戶東曰坫明世固無此宮室也然稍師儀禮之法則堂庭淺陿必有齟齬而難行者誠得好學深思之士不泥古法亦不輕徇俗好索之幽深而成之易簡將犁然有當於人心國藩於昏喪祭三禮亦頗思損益涑水書儀紫陽家禮纂訂一編以爲宗族鄉黨行習之本守官少暇不克斟酌時俗之中卒未能從容爲之斯以自沮而不逮之一端也閣下山居靜篤

將爲禮經發微及或問等書何不先取此三禮撰著鴻篇使品官庶士可以通行用今日冠服拜跪之常而悉符古昔仁義等殺之精儀亦淑世者所有事乎來書又以文章欲追歐陽公輩而與之並而願有大於此者將決然而棄去抑兩利而俱存就鄙人而卜取舍國藩竊維道與文之輕重紛紜無有定說久矣朱子讀唐志謂歐陽公但知政事與禮樂不可不合而爲一而不知道德與文章尤不可分而爲二其譏韓歐裂道與文以爲兩物措辭甚峻而歐陽公送徐無黨序亦以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分爲三途夫其云修之身者即叔孫豹所謂立德也施之事見之言者即豹所謂立功立言也歐公之言蓋深慕

立德之徒而鄙功與言爲不足貴且謂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者皆爲可悲與朱子譏韓公先文後道譏永嘉之學偏重事功蓋未嘗不先後同符朱子作讀唐志時豈忘歐公送徐無黨之說奚病之若是哉國藩之愚以爲事功之成否人力居其三天命居其七苟爲無命雖大聖畢生皇皇而無濟於世文章之成否學問居其三天質居其七秉質之清濁厚薄亦命也前世好文之士不可億計成者百一傳者千一彼各有命焉孔子以斯文之將喪歸之天命又因公伯寮而謂道之行廢由命孟子亦以聖人之於天道歸之於命然則文之興衰道之能行能明皆有命焉存乎其間命也者彼蒼尸之吾之所無如何者也學也

者人心主之吾之所能自勉者也自周公而下惟孔孟道與文俱至吾輩又法孔孟固將取其道與文而并學之其或體道而文不昌或能文而道不凝則視乎性之所近苟秉質誠不足與言文則已閣下既自度可躋古人何爲舍此而他求哉若謂專務道德文將不期而自工斯或上哲有然恐未必果爲篤論也僕昔亦有意於作者之林悠悠歲月從不操筆爲文去年偶作羅忠節李忠武兄弟諸碑則心如廢井冗蔓無似乃知暮年衰才益不足副其所見矣少壯眞當努力光陰遒往悔其可追而南望故鄉恨不得屏棄百事從閣下一豁襟抱也

夏弢甫以所著書呈公公報書曰尊著檀弓辨誣發千古之覆

成一家之言足與閻氏古文尚書疏證同爲不刊之典轉注說與鄙人所見不甚符合而遮朱質疑中所論朱子之學得之艱苦則國落生平之宗旨治逋之微尚有如桴鼓之相應自以秉質愚柔含困勉二字别無入處而不意閣下尚論大賢亦以艱苦二字發其微也乾嘉以來士大夫爲訓詁之學者薄宋儒爲空疏爲性理之學者又薄漢儒爲支離鄙意由博乃能反約格物乃能正心必從事於禮經考覈於三千三百之詳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細然後本末兼賅源流畢貫雖極軍旅戰爭食貨淩雜皆禮家所應討論之事故嘗謂江氏禮書綱目秦氏五禮通考可以通漢宋兩家之結而息頓漸諸說之爭　以上書牘

讀史本易於讀經而喪服尤經中之最精深者尤爲難讀余讀儀禮士喪禮以張稷若句讀張皋文圖爲主而參看徐健菴江愼修秦味經諸書頗有所會

衡山王而農先生箸書三百餘卷道光庚子辛丑間其裔孫王半帆刻二百餘卷鄧湘皋鄒叔績經紀其事咸豐四年賊破湘潭板毁無存同治二年沅甫弟捐貲全刊開局於安慶三年移於金陵歐陽小岑經紀其事四年冬畢工刷樣本請余作序余以禮記章句爲先生說經之最精者因細加批校其中辨論經義者半校改訛誤者半雖非校讐家之體例然其說亦頗有可存者

而農先生大學中庸皆全錄朱註而以己說衍之仍第於禮記中以符四十九篇之舊先生說禮多通於性命之原故於朱子爲近

孟子光明磊落之氣惟莊子與韓退之得其彷彿近世如王陽明亦殊磊落但文氣不如三子之跌蕩耳

凡爲文用意宜斂多而侈少行氣宜縮多而伸少推之孟子不如孔子處亦不過辭昌語快用意稍侈耳後人爲文但求其氣之伸古人爲文但求其氣之縮氣恒縮則辭句多澀然深於文者固嘗從這裏過以上日記

朱子所編孟子要略自來志藝文者皆不著於錄朱氏經義考

亦稱未見實應王白田氏爲朱子年譜謂此書久亡佚矣吾亡友漢陽劉君椒雲傳瑩始於金仁山孟子集註攷證內搜出復還此書之舊王氏勤一生以治朱子之業號爲精核無倫而不知要略一書具載金氏書中卽　四庫館中諸臣於金氏集注攷證爲提要數百言亦未嘗道及此書蓋耳目所及百密而不免一疏事之常也觀金氏所記則朱子嘗[illegible]編輯要略別爲注解與集注間有異同（金氏於人皆有所不忍章云要略注尚是舊說桃應問曰章云要略注文微不同）今散失既久不可復覩椒雲僅能排比次第屬國藩校刻以顯於世抑猶未完之本與然如許叔重五經異義余隱之尊孟辨之類皆湮晦數百年矣一旦於他書中剌取掇零拾墜遂復故

物則此書之出安知不更有人焉蒐得原注以補今日之闕乎

孟子之書自漢唐以來不列於學官陸氏經典釋文亦不之及而司馬光晁說之之倫更相疑詆至二程子始表章之而朱子遂定爲四書既薈萃諸家之說爲孟子精義又采其尤者爲集注七卷又剖析異同爲或問十四卷用力亦已勤矣而茲又節擇爲要略五卷好之如此其篤也文集

鏡海丈言讀書貴有心得不必輕言著述注經者依經求義不敢支蔓說經者置身經外仍與經相附麗不背不必說此句即解此句也

錢辛楣先生聲類一書分釋詁釋訓釋言釋語釋天釋地名號

之異等目皆因聲得意者足見古人先有聲音後有文字余前有意為是書而未果錢氏此書亦未成之書故未編入潛研堂叢書中

閱經義述聞如勿過遇之弗過防之等過字深有所會余於本朝經學小學諸家獨服膺王懷祖父子之精核蓋以其於經文之虛神實訓體味曲盡也　以上日記

與李鴻裔論小學書　承詢虛實譬喻異詁等門屬以破格相告若鄙人有所祕惜也者僕雖無狀亦何敢稍懷吝心特以年近六十學問之事一無所成未言而先自愧赧昔在京師讀王懷祖段茂堂諸書亦嘗研究古文家用字之法來函所詢三門

虛實者實字而虛用虛字而實用也何以謂之實字虛用如春風風人夏雨雨人上風雨實字也下風雨則當作養字解是虛用矣解衣衣我推食食我上衣食實字也下衣食則當作惠字解是虛用矣春朝朝日秋夕夕月上朝夕實字也下朝夕則當作祭字解是虛用矣入其門無人門焉者入其閨無人閨焉者上閨門實字也下門閨則當作守字解是虛用矣後或以實者作本音讀虛者破作他音讀若風讀如諷雨讀如籲衣讀如裔食讀如嗣之類古人曾無是也何以謂之虛字實用如步行也虛字也然管子之六尺爲步韓文之步有新船輿地之瓜步激笛步詩經之國步天步則實用矣猶迫也虛字也然因其叢窖

而林曰林薄因其不厚而簾曰帷薄以及爾雅之屋上薄莊子之高門縣薄則實用矣覆敗也虛字也然左傳設伏以敗人之兵其伏兵即名曰覆如鄭突爲三覆以待之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是虛字而實用矣從順也虛字也然左傳於位次有定者其次序即名曰從如祐伯不復從豎牛亂大從是虛字而實用矣然此猶就虛字之本義而引伸之也亦有與本義全不相涉而借此字以名彼物者如收歛也虛字也而車之軨名曰收賢長也虛字也而車轂之大穿名曰賢𠇍懼也虛字也而弓之淵名曰𠇍峻高也虛字也而弓之拄弦處名曰峻此又器物命名虛字實用之別爲一類也至用字有譬喻之法後世須數句而喻

意始明古人祇一字而喻意已明如駿良馬也因其良而美之故爾雅駿訓爲大馬行必疾故駿又訓爲速商頌之下國駿厖周頌之駿發爾私是取大之義爲喻也武成之侯衛駿奔管子之弟子駿作是取速之義爲喻也膍牛百葉也或作肶或作𦟝音義並同牛百葉重疊而體厚故爾雅毛傳皆訓爲厚節南山之天子是毗采菽之福祿膍之是取厚之義爲喻也宿夜止也止則有留義又有久義子路之無宿諾孟子之不宿怨是取留之義爲喻也史記之宿將宿儒是取久之義爲喻也渴欲飲也欲之則有切望之義又有急就之義鄭箋雲漢詩曰渴雨之甚石也檄哭書曰渴賞之士是取切望之義爲喻也公羊傳曰渴

莽是取急就之義爲喻也至於異詁云者則無論何書處處有之大抵人所共知則爲常語人所罕聞則爲異詁昔郭景純注爾雅近世王伯申著經傳釋詞於眾所易曉者皆指爲常語而不甚置論惟難曉則深究而詳辨之如淫訓爲淫亂此常語人人所共知也然如詩之既有淫威則淫訓爲大左傳之淫刑以逞則淫訓爲濫書之淫舍梏牛馬左之淫芻蕘者則淫當訓爲縱莊子之淫文章淫於性則淫字又當訓爲贅皆異詁也黨訓鄉黨此常語人所共知也然說文云黨不鮮也黨字從黑則色不鮮乃是本義方言又云黨智也郭注以爲解寤之貌鄉射禮侯黨鄭注以爲黨旁也左傳何黨之乎杜注以爲黨所也皆異

詁也展訓爲舒展此常語也即說文訓展爲轉爾雅訓展爲誠亦常語人所共知也然儀禮有司展羣幣則展訓爲陳周禮展其功緒則展訓爲錄旅獒時庸展親則展當訓爲存省周禮之展犧牲展鍾展樂器則展又當訓爲察驗皆異詁也此國藩講求故訓分立三門之微意也古人用字不主故常初無定例要之各有精意運乎其間且如高平曰皐大道曰路土之高者曰冢曰墳皆實字也然以其有高廣之意故爾雅毛傳於此四字均訓爲大四牡孔皐爾殺既皐火烈具皐皐成兆民其用皐字俱有盛大之意王者之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馬曰路馬其用路字俱有正大之意長子曰冢子長婦曰冢婦天官曰

冢宰友邦曰冢君其用冢字俱有重大之意小雅之牂羊墳首司烜之共墳燭其用墳字俱有肥大之意至三墳五典則高大矣凡此等類謂之實字虛用也可謂之譬喻也可即謂之異詁也亦可閣下現讀通鑑司馬公本精於小學胡身之亦博極羣書即就通鑑異詁之字偶一抄記或他人視為常語而己心以為異則且抄之或明日視為常語而今日以為異亦姑抄之久之多識雅訓不特譬喻虛實二門可通即其他各門亦可觸類而貫澈矣

與朱孔揚論轉注書　適來函所論轉注謂戴氏專以訓詁解轉注義有未盡誠為確論至謂會意之老形聲之考焯然已知

而疑許氏合此二字爲轉注者爲失之贅則竊以爲不可許君

固非絕無可議者惟指考老爲轉注則在不可議之列尊意履

本訓踐其所爲踐之具者爲轉注是以虛用者爲本訓實用者

爲轉注凡古今文字何字不可虛實兩用如履字以實用者爲

本訓而羽獵賦之履般首則虛用矣舄字以實用者爲本訓而

詹頌之松桷有舄則虛用矣推之衣巾冠帶皆實字也而孟子

之衣褐周禮之巾車史記之冠玉月令之帶弓則虛用矣宮室

門戶皆實字也而爾雅之大山宮小山左傳之復室其子公羊

之無人門焉者漢書之王嘉戶殿門則虛用矣將循履字之例

概以虛者爲本義實者爲轉注乎抑有時以虛者命爲轉注乎

襲常議戴段二家以一部爾雅全目爲轉注以五百四十部首
全目爲轉注以爲何必六書祇此二書足矣今來函所述庭訓
其病殆亦近之不佞竊不自揆謬立一說篤守許氏考老之旨
以謂老者會意字也考者轉注字也部首之可指數者如犛部
㚇部𧖴部眉部冓部筋部稽部㯻部䜌部重部老部履部㱃部
鹽部弦部酉部皆轉注之部也凡形聲之字大抵以左體爲母
以右體之得聲者爲子而母字從無省畫者凡轉注之字大抵
以會意之字爲母亦以得聲者爲子而母字從無不省畫者省
畫則母字之形不全何以知子之所自來惟好學深思精心研
究則形雖不全意可相受如老字雖省去匕字而可知考耋等

字之意從老而來履字雖省去舟夊而可知屐屧等字之意從履而來橐字雖省去豕字而可知囊槖等字之意從橐而來㝱字雖省去夢字而可知寤寐等字之意從㝱而來推之斄樊畫眉等部莫不皆然其曰建類一首者毋字之形模尚具也其曰同意相受者毋字之畫省而意存也抑又有進者轉注之字其部首固多會意者矣亦有不盡然者如鹽從鹵監聲形聲字也而所屬盬鹼等字仍不害其爲轉注之字㱃從欠酓聲形聲字也而所屬之歠仍不害其爲轉注之字至於酉者象形字也本不得目爲轉注之部特以酉字之才不足以統所屬之字似應別立酒部而於醞釀醻醋醇醨等字增曰從酒省昷聲從酒省

褻聲從酒省壽聲昔聲享聲离聲云云乃與全書義例相合蓋此等字本不僅胚胎於酉字實由酒字貫注而來斯又許君所未指爲轉注而不害其爲轉注者也此說蓄諸鄙心歷有歲年間語朋儕疑信參半以生平於小學致力甚淺不敢有所造述因來函陳義頗堅輒復貢其膚末以相質證以上書牘

子

諸子中惟老莊荀子孫子自成一家之言餘皆不免於剽襲

韓與曾王皆推崇揚子司馬公尤篤好之東坡朱子則深譏之觀法言之末篇則蘇朱之說允矣

周之末也莊生憫天下之士湛於勢利汩於毀譽故爲書戒人

以闇默自藏如所稱董梧宜僚壺子之倫三致意焉

議論之文醕正者難工偏駮者易好猶作書者之以攲斜取勢側筆生姿也孟子不可及已荀子理雖醕正而文筆已挾戰國辨士之風最宜學者莫善於莊子曁蘇老泉二家不可不窺其涂轍以騁其氣勢而壯其筆力

王懷祖讀書雜志所校管子各條似不如他書之精實

揚子法言究不如文中子之平實蓋子雲文學中人非道德中人也

王船山氏最推重正蒙一書以余觀之亦艱深而不能顯豁其參兩篇言天地日月五行之理數尤多障礙

理學宗傳中孫氏所錄朱子之語多取其與陸子相近者蓋偏於陸王之途去古愈遠也

昔嘗苦國策訛舛不可讀意謂宋板或當勝茲閱黃刻南宋姚宏本而其不可通如故也

史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千古傳誦余究不知其深處太史公以鄒陽與魯仲連並列余亦不知其所以相合之故

魏晉六朝皆欽慕曹公之英武每以漢高魏武並論士衡獨睥睨而悼惜之陸氏承遜抗之餘烈猶有英風偉抱也

論史之文當雜徵史事以宏暢其說如東坡論魯隱公則雜引

里克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事論張子房則雜引荊軻聶政鄭伯句踐事故筆勢縱橫不可羈絆

漢鼂錯建議削藩厥後吳楚七國反景帝誅錯而事以成明齊泰黃子澄建議削藩厥後燕王南犯建文誅齊黃而事以敗我朝米思翰建議削藩厥後吳耿三叛並起　聖祖不誅米思翰而事以成此三案者最相類或誅或宥或成或敗參差不一士大夫審大事決大疑但當熟思是非不必泥於往事之成敗以遷就一時之利害也

唐昭宗以王室日卑發憤欲討李茂貞責宰相杜讓能專主兵事杜讓能再三辭謝言他日臣徒受鼂錯之誅不能弭七國之

廼厥後李茂貞進逼輿平禁軍敗潰京城大震茂貞表請誅讓能讓能曰臣固先言之矣上涕下不能禁曰與卿訣矣是日貶讓能梧州刺史尋賜自盡斯則無故受誅其寃有甚於晁錯齊黍黃子澄昭宗既强之於前復誅之於後此其所以爲亡國之君也

後唐潞王慮石敬瑭之將反李崧呂琦勸帝與契丹和親薛文遇沮之帝欲移石敬瑭鎮鄆州文遇力贊成之厥後敬瑭果反引契丹大破唐兵唐主見薛文遇曰我見此物肉顫幾欲抽佩刀刺之大氐事敗而歸咎於謀主者庸人之恒情也

閱五代史於歐公不僞梁一段不謂爲然不僞梁可也何必斥

斤自疏其解哉以上日記

古稱陳湯算五日而得吉語司馬懿算五月而破高麗皆史官事後鋪張之詞不足深信

胡潤芝言柳伉斬程元振出之柳伉則爲忠直出之郭李則爲跋扈誠爲至論嘗熟思袁彖之誅除宦豎陳元禮之追斬馬嵬雖一時快心之舉然豈稍有儒生氣象者所能爲哉又豈有儒生氣象者所應爲哉

邵位西以書相詰難戲答之曰憶在京時閣下謂廿四史是一篇大帳目余以爲謔言兄忘之乎五六年間軍事無利數與劉霞仙論朱注之長短非因勝仗而然其時孔子亦曾托夢於閣

下否弟昨夜夢昌黎公來告邵某今之君子而好議辨小序者之非自居信古之名而自相矛盾其語甚多不盡記憶閣下可以悔悟矣

先哲經世之書莫善於司馬文正公資治通鑑其論古皆折衷至當開拓心胸如因三家分晉而論名分因曹魏移祚而論風俗因蜀漢而論正閏因樊質而論名實皆能窮物之理執聖之權又好敘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脈絡分明又好詳名公巨卿所以興家敗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實六經以外不刊之典也以上書牘

司馬遷敘述扁鵲倉公具詳病者主名及診脈之法藥齊之宜

繁稱數十事累牘不休余嘗求之非有義也周官醫師食醫疾
醫瘍醫獸醫之屬隸於冢宰督陽伏陰節宣補救亦宰世者之
所有事爲良醫立傳無所不可要以畧作大指明小道之不可
廢與日者龜策諸傳相附撫一二事以爲類足矣繁稱奚爲者
夫執技以事上名一能以濟人此小人之事也大人者德足以
育物智足以役衆彼誠有所擇不宜於此津津也若還貫通方
術而藉以自矜其多能斯又淺者徒也

往余讀後漢書列女傳竊怪范氏自誇體大思精而不違於修
史之義蓋司馬氏創立祀傳以爲天地之所以不敝者獨賴有
偉人焉以經緯之故備載聖君賢相瑰智瑋材謂若而人者皆

以倫次乾坤法戒來棄而范氏乃取數女子廁其間於經世之旨何與焉且其所載如桓孟之流皆門內庸行無絕特可驚之迹抑又不足述私諳此疑久矣既而思之天下者合億萬家以成天下者也一家之中男職外女職內其輕重略相等而女子所處往往有艱難犯隘處之曲當即日用飲食之恆雖神聖當之不能越乎其軌然則婦女有所稱述固不宜聽其幽隱而不彰則范氏立篇之意誠亦不爲無見也自范氏創列女傳厥後晉魏諸史皆踵爲之率以奇特相勝衒以新耳目而止而門內庸行恭儉勤苦反或擯而不道使高者募義而過激常者無稱而不知勸而後知范氏之識猶有見於古聖人正家之大原而

未可深爲譏議也

歐陽公譜牒之學號爲精審然其所著唐宰相世系表於巨族旣推其本源出於某帝某王又歷敘漢世名賢如琅邪王氏已稱出周靈王子晉之後而又敘王吉王駿之系蘭陵蕭氏已稱出帝嚳之後而又敘蕭何望之之系相承不絕如屈伸指而數庭樹略無參稽猶豫之辭公嘗譏司馬遷不能闕疑後人又譏歐陽氏不善闕疑所謂目能見千里而不能自見其睫也

道家者流其初但尙清靜無爲其後乃稱上通天帝自漢初不能革秦時諸畤而渭陽五帝之廟甘泉泰一之壇帝皆親往郊見由是聖王祀天之大典不掌於天子之祠官而方士奪而領

之道家稱天侵亂禮經實始於此

余嘗以　大淸達人傑士超越古初而紀述闕如用爲歎慨道光之末聞嘉興錢衎石給事儀吉仿明焦竑獻徵錄爲　國朝徵獻錄因屬給事從子應溥寫其目錄得將相大臣循良忠節儒林文苑等凡八百餘人積二三百卷借名人之碑傳存名人之事蹟自別京師久從徵役而此目錄册者不可復覩同治初又得鄒陵蘇源生文集具述其師錢給事於徵獻錄之外復節錄名臣爲先正事畧於是知錢氏頗有造述不僅鈔纂諸家之文矣又二年而得吾鄉李元度次靑所著先正事略命名乃適與錢氏相合前此二百年未有成書近三十年中錢氏纂輯於

汴水次青成業於湖湘斯亦徵通儒意趣之同抑地下達人傑士其靈爽不可終閟也以上文集

賦　詩

漢魏人作賦一貴訓詁精確二貴聲調鏗鏘

少時嘗讀子虛上林賦未甚成誦年來好看漢賦亦未熟讀近日在輿中戲將子虛賦細讀居然能背誦四編少時所深以爲難者老年乃頗能之非聰明進於昔時乃由稍知其節奏氣勢與用意之所在故耳

余近年最好楊馬班張之賦未能迴環朗誦偶一誦讀如逢故人易於熟洽但衰年讀書未能久記耳

九章惜往日的是偶作當著論辨之以上日記

閱陳秋舫應制賦氣勢流利古不乖時令不同弊心賞其能而愧弗如也

凡讀書有爲已爲人之分爲人者縱有心得亦的然日亡予於杜詩不無一隙之見而批點之時自省良有爲人之念雖欲蘊蓄而有味得乎

陽海秋言七律須講究藻采聲調不可專言上乘識果反昧初階切中余病

日來讀杜詩頗有小得無事則心頭口頭不離杜詩雖細加咀嚼而究有爲人的意思

讀李義山詩似有所悟夜繙樊川集證之亦然知何大復明月篇之有心得也

陶杜詩五古知古人妙處只是造句之法變化無窮故終身無一複筆猶之毛詩無相襲之調也昔嘗謂作古文宜用杜詩造句之法近來久未溫習及此矣

爲詩古文者工夫全在詩古文之外

詩旣鈔選十八家矣古文當選百篇鈔置案頭以爲揣摩因自爲之記曰爲政十二門爲學十五書鈔文一百首鈔詩十八家

放翁詩實能道得空曠胷懷出

古人文章所以與天地不敝者實賴氣以昌之聲以永之故讀

書不能求之聲氣二者之間徒糟粕耳
與幕府諸人論詩極賞杜牧之之俊偉
余既鈔選十八家之詩雖存他樂不請之懷未免足已自封之陋乃近日意思尤爲簡約五古擬專讀陶潛謝眺兩家七古擬專讀韓愈蘇軾兩家五律專讀杜甫七律專讀黃庭堅七絕專讀陸游以一二家爲主而他家則參觀互證庶幾用志不紛然老境侵尋亦止能長吟以自娛不能抗手以入古矣
讀李太白杜子美各大篇悟作書作文之道亦須先有驚心動魄之處乃能漸入正果若但由靈妙處著意終不免描頭畫角
日內於蘇詩似有心得領其冲淡之趣灑落之機

昔年每作一詩輒不能睡後遂擱筆今試一爲之又不成寐豈
果體弱不耐苦吟耶抑機軸太生成之艱辛耶
閱陶公述酒詩爲南宋鄱陽湯文清公漢所注於陶公廋詞奧
旨盡得解釋慰悅無已
余在京鈔成十八家詩閱今十有六年雖帶攜行篋不時溫習
然未能校對錯誤略加批識其中有各家自注及必須有注而
其義乃明者亦宜補鈔小注茲將細閱一編以作定本
余昔年鈔古文分氣勢識度情韻趣味爲四屬擬再鈔古近體
詩亦分爲四屬而別增一機神之屬機者無心遇之偶然觸之
姚惜抱謂文王周公繫易其爻辭取象亦偶觸於其機假令易

一日而為之其機之所觸少變則其辭之取象亦少異矣余嘗
嘆為知言神者人功與天機相湊泊如卜筮之繇詞如左傳諸
史之有童謠如佛書之有偈語其義在可解不可解之間古人
有所託諷如阮嗣宗之類或故作神語以亂其辭唐人如太白
之豪少陵之雄龍標之逸昌谷之奇及元白張王之樂府亦往
往多神到機到之語即宋世名家之詩亦皆人巧極而天工錯
徑路絕而風雲通蓋必可與言機可與用神而後極詩之能事
余鈔詩擬增此一種與古文微有異同
五言古詩有二種最高之境一種比興之體始終不說出正意
如碩人但頌莊姜之美盛而無子兆亂已在言外大叔于田但

誇叔段之雄武而耦國兆亂已在言外曹阮陳張李杜往往有之一種盛氣噴薄而出跌蕩淋漓曲折如意不復知為有韻之文曹鮑杜韓往往有之余解此二境而曾未一作此等詩自媿亦自惜也

杜詩五古句法瘦勁變化通於古文造句之法恨吾能知之而手不能為之耳

閱陶公全部取其尤閒適者記出將鈔一册合之杜韋白蘇陸五家之閒適詩纂成一集以備朝夕諷誦又閱杜詩選其閒適者而杜之五七古中絕少閒適一種僅就其自然者擇取一二渠固知道之君子有德之至言故余鈔閒適詩不能就杜氏而

不鈔也

大抵作詩古文胸中須有一段奇氣盤結於中而達之筆墨者却須遏抑掩蔽不令過露乃爲深至若存絲毫求知見好之心則眞氣渫泄無足觀矣不特技藝爲然即道德事功亦須將求知見好之心洗滌淨盡乃有合處故曰七韻師無聲五和常主淡也

古來詩家文家書家皆有所謂筆陣者厚蓄于陣之初而不必究極于陣之終陣將酣時又已另作變態矣以上日記

古昔多聞之君子其從事文學多不在朝班而在仕宦遠州之時雖蘇軾黃庭堅之於詩論者謂其汴京之作少遜不敵其在

外者之殊絕蓋屏居外郡罕與接對則其志專而其神能孤往
橫絕於無人之域若處京師浩穰之中視聽旁午甚囂而已矣
尙何精詣之有哉
昔者嘗怪杜甫氏以彼其志量而勞一世以事詩篇追章琢句
篤老而不休何其不自重惜若此及觀昌黎韓氏稱之則曰流
落人間者太山一毫芒而蘇氏亦曰此老詩外大有事在吾乃
知杜氏之文字蘊于胸而未發者殆十倍於世之所傳而器識
之深遠其可敬慕又十倍於文字也 以上文集
題劉銘傳大潛山房稿　黃山谷學杜公七律專以單行之氣
運於偶句之中東坡學李白則以長古之氣運於律句之中樊

川七律亦有一種票姚之氣余謂小杜蘇黃皆豪士而有俠客之風者省三所爲七律亦往往運以單行之氣差於牧之爲近蓋得之天事者多若能就斯途而益闢之參以山谷之崛彊而去其生澀雖不足悅時目然固詩中不可不歷之境也

題王定安蛻斆齋稿　詩人必學爲四六故唐世詩家無不工爲駢文者姚惜抱最服杜公五言長排以其對仗工使典切而氣勢復縱橫如意也尺牘中屢言之鼎丞精心爲詩須於古人之駢文觀其對仗使典討論一番乾嘉以前翰林作賦類多富贍工整道光中葉後詞苑後進腹儉而爲之亦苟駢文久不講矣不獨駢文宜求工切即古文亦然班楊韓柳之文其組織何嘗不工

匠心何嘗不密特未易以鹵莽求之耳

與李鴻裔書　凡詩中有一種閒適之境專從胸襟著工夫讀之但覺天機與百物相弄相悅天宇奇寬日月奇閑如陶淵明之五古杜工部之五律陸放翁之七絕往往得閒中之真樂白香山之閒適古調東坡過嶺後之五古亦能將胸中坦蕩之懷曲曲寫出僕自問胸次滌洗不甚後於古人而束縛塵埃曾不得宴處覯物作爲詩章一寫吾心之所謂浩然者私居深念常用不怡

與方子白書　頃奉讀惠書並詩二章深情古韻如載幽人之至性以出僕嘗謂黃魯直生平倔强自喜從無斂衽溫恭之象

而此古風二首頗抑於繩尺之中不類其平日之作譬如驍將初當大敵亦頗內怯國藩素非大敵而閣下此篇亦復循循繩尺重蹈晉直故轍又何說也

與鄧寅階書　試帖原爲館閣中所極重　國朝推吳穀人先生爲第一名家其詩無美不備弟尤愛其詠史詩與七十二候詩閣下近年爲小兒講解通鑑請即於通鑑中出題課試帖詩三八課期以外另添一六課期三八以通鑑題爲試帖仿吳穀人氏詠史之作一六以寫景題爲試帖仿吳氏七十二候之作二者並進則宜古宜今矣

求闕齋弟子記卷二十二

文學下

東湖王定安纂

文

凡作文有情極眞摯不得不一傾吐之時然必須平日積理既富不假思索左右逢原其所言之理足以達其胸中至眞至正之情作文時無鐫刻字句之苦文成後無鬱塞不吐之狀皆平日讀書積理功也若平日蘊釀不深則雖有眞情欲吐而理不足以達之不得不臨時尋思義理義理非一時所可取辦則不得不求工於字句至於雕飾字句則巧言取悅作僞日拙所謂

修辭立誠者蕩然失其本旨矣

爲文全在氣盛氣盛全在段落淸每段分束之際似斷不斷似咽非咽似吞非吞似吐非吐古人無限妙境難於領取每段將起之處似承非承似提非提似突非突似紓非紓古人無限妙用亦難領取

奇章大句須得瑰瑋飛騰之氣駈之以行凡堆重處皆化爲空虛乃能爲大篇所謂氣力有餘於文之外也否則氣不能舉其體矣

古文之道與駢體相通由徐庾而進於任沈由任沈而進於潘陸由潘陸而進於左思由左思而進於班張由班張而進於卿

雲韓退之之文比鄭雲更高一格解學韓文則可窺六經之閫奧矣

讀震川文數首所謂風雪中一似嚼冰雪者信爲清潔而波瀾意度猶嫌不足以發揮奇趣

古文一事平日自覺頗有心得而握管之時不克殫精極思作成總不稱意安得屏棄萬事酣睡旬日神志完適然後作文一首以抒胸中奇趣

作莫猶人墓表無平日傲岸勁折之氣蓋老境日增耳邵位西嘗謂余碑版文似東漢人亦嫌其平也

居家治軍及與人酬應皆須有一定風格作文作字亦然余學

書屢有變遷故無成古文之道心中頗有一定風格而作之太少不能自證自慰

白香山陸放翁襟懷澹宕殊不可及古文家胸襟雖澹泊而筆下難於寫出思一爲之以寫淡定之懷古人所謂一卷冰雪文也

古人成一小技皆嘗有庖丁解牛蜩螻承蜩之意況古文之道至大且精豈可以淺嘗薄涉而冀其有成者

古文以謀篇布勢爲大關要書經左傳每篇空處較多實處較少旁面較多正面較少精神注於眉宇目光不可周身皆眉到處皆目也線索要如蛛絲馬跡絲不可過粗跡不可過密也

讀呂刑篇於古文句法有所會讀長楊賦於古文行氣有所會作文作詩皆宜專學一家作書宜臨摹古帖乃易長進然則作人之道亦宜專學一古人或得之今人之賢者而師法之庶易長進

吾嘗取姚姬傳先生之說文章之道分陽剛之美陰柔之美二種大抵陽剛者氣勢浩瀚陰柔者韵味深美浩瀚者噴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就吾所分十一類言之論著類詞賦類宜噴薄序跋類宜吞吐奏議類哀祭類宜噴薄詔令類書牘類宜吞吐傳誌類敘記類宜噴薄典志類雜記類宜吞吐其一類中微有區別者如哀祭類雖宜噴薄而祭郊社祖宗則宜吞吐

詔令類雖宜吞吐而檄文則宜噴薄書牘類雖宜吞吐而論事則宜噴薄此外各類皆可以此意推之

古文中惟書牘一門竟鮮佳者八家中韓公差勝然亦非書簡正宗此外則竟無可採諸葛武侯王右軍兩公書翰風神高遠最愜吾意然患太少且乏大篇皆小簡耳

余所編經史百家雜抄有文八百篇上下未免太多不足備簡練揣摩之用宜另抄小冊選文五十首鈔之朝夕諷誦庶爲守約之道

往年思古文有八字訣曰雄直怪麗淡遠茹雅近於茹字似更有所得而音響節奏須一和字爲主因將淡字改爲和字

柳子厚山水記似有得於陶淵明沖淡之趣文境最高不易及

古人文章有雲屬波委官止神行之象實從熟後生出所謂文入妙來無過熟也

古文之道布局須有千岩萬壑重巒複嶂之觀不可一覽而盡又不可雜亂無紀

古文須有漢賦氣此意惟姬傳先生知之而力未逮耳

韓公周情孔思非李漢知之極深焉能道得出爲文者須要窺得此四字乃爲知本

姚氏謂蘇氏學莊子外篇之文實則詼詭處不逮遠甚

呂刑篇於後世古文家蹊徑最近惜不能盡通其讀

文章陽剛之美莫要於雄直怪麗四字陰柔之美莫要於茹遠潔適四字惜余知其意而不能竟其學

温韓文數篇悟古人之不可及處全在行間如列子之御風不在義理字句內也

古文之道須有奇橫之趣自然之致二者并進乃為成體之文余昔年嘗慕古文境之美者約有八言陽剛之美曰雄直怪麗陰柔之美曰茹遠潔適蓄之數年倘未能發為文章略得八美之一以副斯志因就此八言各作十六字贊之附錄於左

雄　劃然軒昂盡棄故常跌宕頓挫捫之有芒

直　黃河千里其體仍直山勢如龍轉換無迹

怪　奇趣橫生人駭鬼眩昜之山經張韓互見

麗　靑春大澤萬卉初葩詩騷之韻班揚之華

茹　眾議輻湊吞多吐少幽獨咀含不求共曉

遠　九天俯覷下界聚蚊寥寥孔落落寡羣

潔　冗意陳言類字盡芟愼爾褒貶神人共監

適　心境兩閒無營無待柳記歐跋得大自在

將韓文墓誌擬立一表以明行文無常態金石無定例

偶思古文可學者占八句云詩之節書之括孟之烈韓之越馬之咽莊之跌陶之潔杜之拙將終日三復冀有再一之合

文家之有氣勢亦猶書家有黃山谷趙松雪輩凌空而行不必

盡合於理但求氣之昌耳故南宋以後文人好言義理者氣皆不盛大抵凡事皆宜以氣爲主氣能挾理以行而後雖言理而不厭否則氣既薾苶說理雖精未有不可厭者猶之作書者氣不貫注雖筆筆有法不足觀也

愚作金陵官紳昭忠祠碑而不能成竟日昏睡如醉如癡向來習態如此而數十年因循不肯苦學作文至今已衰老悔無及矣

作苗君墓誌銘畢細閱竟無一字是處昔余終年不動筆作文而自託能知古人之堂奧以爲將來爲之必有可觀不料今年試作數首乃無合於古人義法愧赧何極

作唐公墓誌覆視無一是處乃知吾昔年自託爲知文而會不

一動筆爲之全不可恃也天下事知得十分不如行到七分非

閱歷何由解此

楊子雲百官箴乃後人贋作姚惜抱辨之甚精

余論作書之法有欲落不落欲行不行二語古文吞吐斷續之

際亦有欲落不落欲行不行之妙乃爲蘊藉

昌黎諸文皆學書經

韓文之妙實從相如子雲得來

日內覺於古文大有所得乃悟韓文實從揚馬得來而參以孔

孟之義理所以雄視千古

程伯剪出示洪稚存上成親王書卽嘉慶己未獲咎發譴新疆當時直聲震於天下今觀之亦無甚觸諱之處

閱姚惜抱梅伯言集歎其立言之多火候之熟真不可及

湯文正集惟傳狀碑銘之類不愜吾意餘如語錄告諭書牘之屬皆有誠意挾正氣以行學問本極淵博講學又甚公允不可及也

紀文達公筆記及遺集詩尚可觀文則俗矣

震川四書文其渾灝流轉之氣乃更勝於古文

退之論文先貴沈浸濃郁含英咀華陸士衡劉舍人輩皆以骨肉停勻爲主姬傳先生亦以格律聲色與神理氣味四者並稱

文字者以代語言記事物名數而已其流別大率十有一類著作敷陳發明吾心之所欲言者其爲類有二無韻者曰著作辨論之類有韻者曰詞賦敷陳之類人有所著吾以意從而闡明之者其爲類一曰敘述注述之類以言告於人者其爲類有三自上告下曰詔誥檄令之類自下告上曰奏議獻策之類友朋相告曰書問箋牘之類以言告於鬼神者其爲類一曰祝祭哀弔之類記載事實以傳示於後世者其爲類有四記名人曰紀傳碑表之類記事蹟曰敘述書事之類記大綱曰大政典禮之類記小物曰小事雜記之類凡此十一類古今文字之用盡於此矣其九類者佔畢小儒夫人而能爲之至詞賦敷陳之類大

政與禮之類非博學通識殆庶之才烏足以涉其藩籬哉

造句約有二端一曰雄奇一曰愜適雄奇者瓌瑋俊邁以揚馬爲最詼詭恣肆以莊生爲最兼擅瓌瑋詼詭之勝者則莫盛於韓子愜適者漢之匡劉宋之歐曾均能細意熨貼樸屬微至雄奇者得之天事非人力所可強企愜適者詩書醞釀歲月磨鍊皆可日起而有功愜適未必能兼雄奇之長雄奇則未有不愜適者學者之識當仰窺於瓌瑋俊邁詼詭恣肆之域以期日進於高明若施手之處則端從平實愜適始

友人錢唐戴醇士熙嘗爲余言李伯時畫七十二賢像其妙全在鼻端一筆面目精神四支百體衣褶鞾紋皆與其鼻端相肖

或端拱而凝思或欹斜以取勢或若列仙古佛之殊形或若鱗身蛇軀之詭趣皆自其鼻端一筆以生變化而卒不離其宗國藩以謂斯言也可通於古文之道夫古文亦自有氣焉有體焉今使有人於此足反居上首顧居下一脛之大幾如腰一指之大幾如股則見者謂之不成人又或頤隱於臍肩高於頂五管在上兩髀爲稍則見者亦必反而卻走爲文者或無所專注無所歸宿漫衍而不知所裁氣不能舉其體則謂之不成文故雖長篇鉅製其精神意趣之所在必有所謂鼻端之一筆者譬若水之有幹流山之有主峰畫龍者之有睛物不能兩大人不能兩首文之主意亦不能有兩重專重一處而四體停勻乃始成

章矣　以上日記

自漢以來爲文者莫善於司馬遷遷之文其積句也皆奇而義必相輔氣不孤伸彼有偶焉者存焉其他善者班固則毗於用偶韓愈則毗於用奇蔡邕范蔚宗以下如潘陸沈任等比者皆師班氏者也茅坤所稱八家皆師韓氏者也傳相祖述源遠而流益分判然若白黑之不類於是刺譏互興尊丹者非素而六朝隋唐以來駢偶之文亦已久王而將厭宋代諸子乃承其敝而倡爲韓氏之文而蘇軾遂稱曰文起八代之衰非直其才之足以相勝物窮則變理固然也豪傑之士所見類不甚遠韓氏有言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由是

言之彼其於班氏相師而不相非明矣耳食者不察遂附此而抹殺一切又其言多根六經頗爲知道者所取故古文之名獨尊而駢偶之文乃屛而不得與其列數千百年無敢易其說者所從來遠矣　國家承平奕𥜥　列聖修禮右文碩學鴻儒往往多有康熙雍正之間魏禧汪琬姜宸英方苞之屬號爲古文專家而方氏最爲無纇　純皇帝武功文德壹邁古初徵鴻博以考藝開四庫館以招延賢儁天下翕然爲浩博稽核之學薄先輩之空言爲文務閎麗胡天游邵齊燾孔廣森洪亮吉之徒蔚然四起是時郎中姚鼐息影金陵私淑方氏如碩果之不食可謂自得者也沿及今日方姚之流風稍稍興起求如天游齊

熹輩閎麗之文闃然無復有存者矣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傳先生鼐善爲古文辭慕效其鄉先輩方望溪侍郎之所爲而受法於劉君大櫆及其世父編修君範三子既通儒碩望姚先生治其術益精歷城周永年書昌爲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歸嚮桐城號桐城派猶前世所稱江西詩派者也姚先生晚而主鍾山講席門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異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東樹植之姚瑩石甫四人者皆稱高第弟子各以所得傳授往往不絕在桐城者有戴鈞衡存莊事植之久尤精力過絕人自以爲守其邑先正之法襢之後進義無所讓也其不列弟子籍同時服膺有新城

魯仕驥絜非宜興吳德旋仲倫絜非之甥爲陳用光碩士碩士既師其舅又親受業姚先生之門鄉人化之多好文章碩士之羣從有陳學受藝叔陳溥廣敷而南豐又有吳嘉賓子序皆承絜非之風私淑於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學仲倫與永福呂璜月滄交友月滄之鄉人有臨桂朱琦伯韓龍啟瑞翰臣馬平王錫振定甫皆步趨吳氏呂氏而益求廣其術於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衍於廣西矣昔者國藩嘗怪姚先生典試湖南而吾鄉出其門者未聞相從以學文爲事既而得巴陵吳敏樹南屏稱述其術篤好而不厭而武陵楊彝珍性農善化孫鼎臣芝房湘陰郭嵩燾伯琛溆浦舒燾伯魯亦以姚氏文家正

軌違此則又何求最後得湘潭歐陽生生吾友歐陽兆熊小岑之子而受法於巴陵吳君湘陰郭君亦師事新城二陳其漸染者多其志趨嗜好舉天下之美無以易乎桐城者也當乾隆中葉海內魁儒畸士崇尚鴻博繁稱旁證考核一字累數千言不能休別立幟志名曰漢學深擯有宋諸子義理之說以爲不足復存其爲文尤蕪雜寡要姚先生獨排眾議以爲義理考据詞章三者不可偏廢必義理爲質而後文有所附考据有所歸一編之內惟此尤兢兢當時孤立無助傳之五六十年近世學子稍稍誦其文承用其說道之廢興亦各有時其命也歟哉

姚姬傳氏之纂古文辭分爲十三類余稍更易爲十一類曰論

著曰詞賦曰詔令曰序跋曰奏議曰書牘曰哀祭曰傳誌曰雜記九者余與姚氏同焉者也曰贈序姚氏所有而余無焉者也曰敘記曰典志余所有而姚氏無焉者也曰頌贊曰箴銘姚氏所有余以附入詞賦之下編曰碑誌姚氏所有余以附之傳誌之下編論次微有異同大體不甚相遠後之君子以參觀焉

村塾古文有選左傳者識者或譏之近世一二知文之士纂錄古文不復上及六經以云尊經也然溯古文所以立名之始乃由屏棄六朝駢儷之文而返之於三代兩漢今舍經而降以相求是猶言孝者敬其父祖而忘其高曾言忠者曰我家臣耳焉敢知國將可乎哉余鈔纂此編每類必以六經冠其端涓涓之

水以海為歸無所於讓也姚姬傳氏撰次古文不載史傳其說以為史多不可勝錄也然吾觀其奏議類中錄漢書至三十八首詔令類中錄漢書至三十四首果能屏諸史而不錄乎余今所論次采輯史傳稍多命之曰經史百家雜鈔云

著述門三類

論著類　著作之無韻者經如洪範大學中庸樂記孟子皆是諸子曰篇曰訓曰覽古文家曰論曰辨曰議曰說曰解曰原皆是

詞賦類　著作之有韻者經如詩之賦頌書之五子作歌皆是後世曰賦曰辭曰騷曰七曰設論曰符命曰頌曰贊曰箴曰銘

曰歌皆是

序跋類　他人之著作序述其意者經如易之繫辭禮記之冠義昏義皆是後世曰序曰跋曰引曰題曰讀曰傳曰注曰箋曰疏曰說曰解皆是

告語門　四類

詔令類　上告下者經如甘誓湯誓牧誓等大誥康誥酒誥等皆是後世曰誥曰詔曰諭曰令曰教曰敕曰璽書曰檄曰策命皆是

奏議類　下告上者經如臯陶謨無逸召誥及左傳季文子魏絳等諫君之辭皆是後世曰書曰疏曰議曰奏曰表曰劄子曰

封事曰彈章曰牋曰對策皆是

書牘類　同輩相告者經如君奭及左傳鄭子家叔向呂相之辭皆是後世曰書曰啟曰移曰牘曰簡曰刀筆曰帖皆是

記載門四類

傳誌類　所以記人者經如堯典舜典史則本紀世家列傳皆記載之公者也後世記人之私者曰墓表曰墓誌銘曰行狀曰家傳曰神道碑曰事畧曰年譜皆是

敘記類　所以記事者經如書之武城金滕顧命左傳大戰記會盟及全編皆記事之書通鑑法左傳亦記事之書也後世古文如平淮西碑等是然不多見

典誌類　所以記政典者經如周禮儀禮全書禮記之王制月令明堂位孟子之北宮錡章皆是史記之八書漢書之十志及三通皆典章之書也後世古文如趙公救菑記是然不多見

雜記類　所以記雜事者經如禮記投壺深衣內則少儀周禮之考工記皆是後世古文家修造宮室有記游覽山水有記以及記器物瑣事皆是

自六籍燔於秦火漢世掇拾殘遺徵諸儒能通其讀者支分節解於是有章句之學劉向父子勘書秘閣刊正脫誤稽合同異於是有校讎之學梁世劉勰鍾嶸之徒品藻詩文褒貶前哲其後或以丹黃識別高下於是有評點之學三者皆文人所有事

也前明以四書經義取士我　朝因之科場有點句勾股之例蓋猶古者章句之遺意試官評定甲乙用硃墨旌別其旁名曰圈點後人不察輒仿其法以塗抹古書大圈密點狼籍行間故章句者古人治經之盛業也而今專以施之時文圈點者科場時文之陋習也而今反以施之古書末流之變遷何可勝道惟校讎之學我　朝獨爲卓絕乾嘉閒巨儒輩出講求音聲故訓校勘疑誤冰解的破度越前世矣咸豐十年余選經史百家之文都爲一集又擇其尤者四十八首錄爲簡本以詔余弟沅甫重寫一冊請余勘定乃稍以己意分別節次句絕而章乙之閒亦釐正其謬誤評隲其精華雅與鄭竝奏而得與失參見將使

一家昆弟子姪啟發證明不復要塗人而強同也

士生今日欲有所撰述以庶幾古作者之義豈不難哉自束髮受書則有事舉子帖括之業有司者割截聖人之經語以試其能偏全虛實斷續鉤聯之際銖有律黍有程而又雜試以詩賦策論其為品目固已不勝其繁矣而一二才傑之士既挾羣藝以應有司之求又別進慕乎古之能文者以降其兼勝無已之心於是乎目欲并視耳欲四聽黴精而費日終不能達於古人之庭者比比而是也古之為文者其神專有所之無有俗說靡言肴其趣自有明以來制義家之治古文往往取左氏司馬遷班固韓愈之書繩以舉業之法為之點為之圍圍以賞異之為

之乙爲之鐵圍以識別之爲之評注以顯之讀者囿於其中不復知點圍評乙之外別有所謂屬文之法也者雖勤劇一世猶不能以自拔故僕嘗謂末世學古之士一厄於試藝之繁多再厄於俗本評點之書此天下之公患也

制藝試士既久陳篇舊句盜襲相仍有司者無以發覆而鉤奇則巧爲命題以困之乖割乎經文𠢐析乎片語由是爲文者有鉤聯之法有補幹之方有仰逼俯侵之患名目既繁科條日密雖過百人之智窮十年之力猶不能洞悉其竅卻及其徹於心而調於手而齒已日長少時英光銳氣稍稍衰減矣而子若弟之濡染焉者自其未冠已別開脩易於纖仄曲徑之中使其才

得以自騁故前者難而因者易勢固爲之也

古者以言相贈處至六朝唐人朋知分隔爲餞送詩動累卷帙於是別爲序以冠其端昌黎韓氏爲此體尤繁間或無詩而徒有序於義爲已乖矣元明以來始有所謂壽序者夫人之生饑食而渴飲積日而成年苟不已必且增至六十七十又不已則至大耄期頤彼特累日較多耳非有絕特不可幾之理也胡序之云而爲此體者又率稱功頌德累牘不休無書而名曰序無故而諛人以言是皆文體之詭不可不辨也

文章之變多矣高才者好異不已往往造爲瑰瑋奇麗之詞仿效漢人賦頌繁聲僻字號爲復古曾無才力氣勢以驅使之有

若附贅縣疣施膠漆於深衣之上但覺其不類耳敘述朋舊狀其事蹟動稱卓絕若合古來名德至行備於一身譬之畫師寫眞衆美畢具偉則偉矣而於其所圖之人固不肖也吾嘗持此以衡近世之文能免於二者之譏實鮮

古之文初無所謂法也易書詩儀禮春秋諸經其體勢聲色曾無一字相襲卽周秦諸子亦各自成體持此衡彼晝然若金玉與卉木之不同類是烏有所謂法者後人本不能文强取古人所造而摹擬之於是有合有離而法不法名若其不俟摹擬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約有二端曰理曰情二者人人之所固有就吾所知之理而筆之書而傳諸世稱吾愛惡悲愉之情而綴辭

以達之若剖肺肝而陳符策斯皆自然之文性情敦厚者類能
爲之而淺深工拙相去十百千萬而未始有極自羣經而外百
家著述率有偏勝以理勝者多闡幽造極之語而其弊或激宕
失中以情勝者多悱惻感人之言而其弊常豐縟而寡實自東
漢至隋文人秀士大抵義不孤行辭多儷語即議大政考大禮
亦每綴以排比之句間以婀娜之聲歷唐代而不改雖韓李銳
志復古而不能革舉世駢體之風此皆習於情韻者類也宋興
既久歐陽曾王之徒崇奉韓公以爲不遷之宗適會其時大儒
迭起相與上探鄒魯研討微言羣士慕效類皆法韓氏之氣體
以闡明性道自元明至　聖朝康雍之間風尚略同非是不足

與於斯文之末此皆習於義理者類也乾隆以來鴻生碩彥稍厭舊聞別啟塗軌遠紹漢儒之學因有所謂考据之文一字之音訓一物之制度辨論動至數千言曩所稱義理之文淡遠簡樸者或屏棄之爲空疏不足道此又習俗趨嚮之一變也

壽序者猶昔之贈序云爾贈言之義粗者論事精者論道旌其所已能而勸其所未至是故稱人之善而識小以遺鉅不明也溢而飾之不信也述先德而過其實是不以君子之道事其親者也爲人友而不相勸以君子者不忠也

近世綴文之士頗稱述熙甫以爲可繼曾南豐王半山之爲之自我觀之不同日而語矣或又與方苞氏並舉抑非其倫也蓋

古之知道者不妄加毀譽於人非特好直也內之無以立誠外之不足以信後世君子恥焉自周詩有崧高蒸民諸篇漢有河梁之詠沿及六朝餞別之詩動累卷帙於是有爲之序者昌黎韓氏爲此體特繁至或無詩而徒有序駢拇枝指於義爲已侈矣熙甫則不必餞別而贈人以序有所謂賀序者謝序者壽序者此何說也又彼所謂抑揚吞吐情韻不匱者苟裁之以義或皆可以不陳浮芥舟以縱送於蹏涔之水不復憶天下有日海濤者也神乎味乎徒詞費耳然當時頗崇茁軋之習假齊梁之雕琢號爲力追周秦者往往而有熙甫一切棄去不事塗飾而選言有序不刻畫而足以昭物情與古作者合符而後來者取

則焉不可謂不智已入能宏道無如命何藉熙甫早置身於高
明之地聞見廣而倚志闊得師友以輔翼所詣固不覓此哉
壽序非古也明歸太僕數鄙之而數爲之以爲崑山之俗張此
尤盛閭巷之士狃於習而不求其說立言者雖知其事微薄而
不忍拒孝養者之請牽率以從事宜也
自宋景濂以壽文入集厥後踵爲之者大抵甄敘行能終以諛
頌雖以歸有光方苞之博通不能洗此陋習夫無故而敘述人
之生平事蹟與無故而貢人以譽二者皆達於文者之所譏也
惟因事而致其敬相與爲辭以示不忘則古多有之其爲辭也
貴約而韻質而不蔓君子尚焉

道光癸卯季仙九先生視學安徽國藩視行篋所不攜之書爲借得二十餘種甲辰冬取震川集加丹黃焉效明代人評點古文之法識之以朱圍著之以襃譏丙午之冬先生受代還　朝國藩以此册已被點汙將別購善本歸之先生曰苟評識有當固無害也竊嘗謂古人讀書之方其大要有二有注疏之學有校正之學注者尊引其義如水之有所歸疏者開暢其說如牖之視而得明云爾是故章斷而句離條箋而縷釋若漢之孔鄭唐之孔賈宋之程朱其取徑不同其爲注疏之學一也校正者考之他本以校其同異參之己意以證其僞亂云爾若劉向父子之校書曾子固師之陸德明之作經典釋文朱子爲韓文考

異師之至昌黎之讀鶡冠子岳相臺之刻五經則折衷而歸於一是要之皆校正之學也自漢以下魁儒碩士善讀古書者大端不越此二途逮前明中葉乃別有所謂評點之學蓋明代以制藝取士每鄉會試文卷浩繁主司覽其佳者則圍點其旁以為標識又加評語其上以褒貶所以別妍媸定去取也濡染既久而書肆所刻四書文莫不有批評圈點其後則學士文人競執此法以讀古人之書若茅坤董份陳仁錫張溥凌稚隆之徒往往以時文之機軸循史漢韓歐之文雖震川之於莊子史記猶不免循此故轍又其甚則孫鑛林雲銘之讀左傳割裂其成幅而粉傅其字句且為之標目如鄭伯克段周鄭交質云云強

三代之人以就坊行制藝之範圍何其陋與我　朝右文崇道鉅儒輩出當世所號爲能文之士如方望溪劉才甫之集與姚姬傳氏所選之古文詞亦復綴以批點賢者苟同他復何望蓋習俗之入人深矣國藩淺鄙無狀上之不克研經翼傳闡發微言次之又不克搜羅羣籍討論異同日抱兔園册子習常蹈故以從事於批點者心知其謬而姑仍之日月冉冉而恥過作非內實疚焉今將以此册歸先生故敬識數語以懲余之詭隨而不自克也　以上文集

斯文精粹亦係古文中最善之本而尚不如文選之盡善文選縱不能全讀其中詩數本則須全卷熟讀不可刪減一字餘文

亦以多讀爲妙蓋京都田獵江海諸賦雖難於成誦而造字形聲訓詁之學即已不待他求此外各文則並無難於成誦者也文章之事究以精力盛時易於進功年力方强志趣拔俗宜趁此時併日而學絕塵而奔雖未必遠躋作者而看讀寫作四字兼營并進亦自有一番功效

六朝偶儷之文有能運單行之氣挾孱岸之情者便與漢京不甚相遠

公在京答劉蓉孟容書　去歲惠書所以講明學術者甚正且詳而於僕多寬假之詞意欲誘而進之且使具述爲學大指良厚良厚蓋僕早不自立自庚子以來稍事學問涉獵於前明

本朝諸大儒之書而不克辨其得失間此間有工爲古文詞者
僕就而審之乃桐城方侍郎苞遯傳之緒論其言誠有可取於
是取司馬遷班固韓愈歐陽修曾鞏王安石及方氏之作悉心
以讀之其他六代之能詩者及李白杜甫蘇軾黃庭堅之徒亦
皆泛其流而究其歸然後知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於文者也
能文而不知道者或有矣烏有知道而不明文者乎古聖觀天
地之文獸迒鳥跡而作書契於是乎有文文相生而爲字字與
字相續而成句句與句相續而成篇口所不能達者文字能曲
傳之故文字者所以代口而傳之千百世者也伏羲既深知經
緯三才之道而畫卦以著之文王周公恐人人不能明也於是

立文字以彰之孔子又作十翼定諸經以闡顯之而道之散列於萬事萬物者亦得略盡於文字中矣所貴乎聖人者謂其立行與萬事萬物相交錯而曲當乎道而其文字可以教後世也吾儒所賴以學聖賢者亦藉此文字以考古聖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然則此句與句積字與字積者古聖之精神笑語胥寓於此差若毫釐謬以千里詞氣之緩急韻味之厚薄屬文者一不慎則規模立變讀書一不慎則鹵莽無知故僕竊謂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精研文字爲要務三古盛時聖君神相承繼熙洽道德之精淪於骨髓而學問之意達於閭巷是以其時雖以兎罝之野人漢南之游女皆含性貞嫻吟咏若伊萊

周召凡伯仲山甫之倫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降及春秋王澤衰竭道固將廢文亦幾亡故孔子覩獲麟曰吾道窮矣畏匡曰斯文將喪於是慨然發憤修訂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既沒徒人分布轉相流衍厥後聰明魁傑之士或有識解譔著大抵皆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醕駁一覗乎見道之多寡以爲差見道多者文尤醕焉孟子是也次多者醕次焉見少者文駁焉尤少者尤駁焉自荀楊莊列屈賈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數夫所謂見道多寡之分數何也曰深也博也昔者孔子贊易以明天道作春秋以衷人事之至當可謂深矣孔子之門有四科子路知兵冉有富國問禮於柱史論

樂於魯伶九流之說皆悉其源可謂博矣深則能研萬事微茫之幾博則能容萬物之情狀而不窮於用後之見道不及孔氏其深有差焉其博有差焉能深且博而屬文復不失古聖賢之道者孟氏而下惟周子之通書張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然寡儔許鄭亦能深博而詁訓之文或失則碎程朱亦能深博而指示之語或失則隘其他若杜佑鄭樵馬貴與王應麟之徒能博而不能深則文傷於蔓矣游楊金許薛胡之儔能深而不能博則文傷於易矣由是有漢學宋學之分沿及今日劃然若素丹之判泰越之不同道斷斷相角非一朝矣僕竊不自揆謬欲兼取二者之長見道既深且博而文復臻於無累區區之心不勝

者願譬若以蚊而負山盲人而行萬里也亦可哂矣盍上仰企於通書正蒙其次則𥳑暗司馬遷韓愈之書謂二子誠亦深博而頗窺古人屬文之法今論者不究二子之識解輒謂遷之書憤懣不平愈之書傲兀自喜而足下或不深察亦偶同於世人之說是猶覩盤誥之聱牙而謂尚書可不讀觀鄭衛之淫亂而謂全詩可刪其毋乃漫於一而未之細推也乎孟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僕則謂君子所性雖讀破萬卷不加焉雖一字不識無損焉故離書籍而言道則仁義忠信反躬皆備堯舜孔孟非有餘愚夫婦非不足初不關於文字也即書籍而言道則道猶人心所載之理也文字猶人身之血氣

也血氣誠不可以名理然舍血氣則性理亦胡以附麗乎今世雖蟲小夫既溺於聲律繢藻之末而稍知道者又謂讀聖賢書當明其道不當究其文字是猶觀人者當觀其心所載之理不當觀其耳目言動血氣之末不亦誣乎知舍血氣無以見心理則知舍文字無以窺聖人之道矣周濂溪氏稱文以載道而以虛車譏俗儒夫虛車誠不可訓無車又可以遠行乎孔孟沒而道至今存者賴有此行遠之車也吾輩今日苟有所見而欲爲行遠之計又可不具堅車乎哉故凡僕之鄙願苟於道有所見不特見之又實體之不特以身體之必求以文字傳之後世雖日不逮志則如斯其於百家之著述皆就其文以考其見道之

多寡剖其銖兩而殿最焉於漢宋二家搆訟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鬨於諸儒崇道貶文之說尤不敢雷同而苟隨極知狂謬爲有道君子所深屏然默而不宣其文過彌甚聊因足下之引誘而一陳涯畧伏惟憫其愚而繩其愆幸甚幸甚

答楊彝珍性農書　自別以來屢奉手諭闊爾不報負咎良深丙午九月由何子貞太史處遞到一函中有近作大文一册精練刻摯涵而揉之不着痕跡一別三年不意其驟進至此比擕示梅伯言翁及朱伯韓邵蕙西諸君梅識以朱朱識以藍弟觀二君所左右畧與鄙意相類惟石芝閣記中間是時　高廟一段弟頗好之而二君不謂然蝙蝠嶺墓表著書有儀禮經傳通

解乃與朱子同其名曰徐湯二墓表多客氣亦非韓王力崇清
真之道而湯表有　召對移時言事左遷云云與事蹟亦不
符合古人之言不爾也此數者皆大端而梅朱未之及邵兄所
見與弟合故亦未加丹黃從此爲之不已其尙可涯究哉弟分
官如常塵埃紛逐人事日生然不敢深自暴棄亦且隨諸君子
後研求乎羣籍考覽乎文藝之短長深懼爲直友所屛棄附呈
近作二三首惟誘掖而匡其謬幸甚幸甚

答郭嵩燾筠仙書　夙慚貧薄瀏覽極少來示商訂體例稱引
書目鄙人所未見者十而七八焉烏足與討論前載折衷一是
惟念世變方滋亂靡有定楚軍之起時盛時衰金陵未破遽爾

編纂巨册如方略館臣之例儻其卷十重來全局翻覆振矜一言叛者九國功或竟虧於一簣書亦貽笑於方家見卵而求時夜殆太早計矣前欲貢斯謬議因聞業已開局擬難停止鄙意姑取死事諸人各作一傳存其崖略以殉難之先後爲次第稍備遺忘待大功果成然後發凡起例整齊畫一固非難事至鄙人雖有經始之名而五六七八等年實胡左李楊諸君子經緯其間不敢攘爲己功儆處奏牘亦無關於全局之得失如必蒐采文牘以備參核則惟塔羅李蕭胡數君子死時會各有一疏表其藎績當鈔寄貴局此外無可采錄

答陳寶箴石銘書　僕昔備官　朝列亦嘗好觀古人之文章

竊以自唐以後善學韓者莫如王介甫氏而近世知言君子惟桐城方氏姚氏所得尤多因就數家之作而考其風旨私立禁約以爲有必不可犯者而後其法嚴而道始尊大抵剽竊前言句摹字擬是爲戒律之首稱人之善依於庸德不宜襃揚溢量動稱奇行異徵鄉於小說誕妄者之所爲貶人之惡又加愼焉一篇之內端緒不宜繁多譬如萬山旁薄必有主峯龍袞九章但挈一領否則首尾衡決陳義蕪雜茲足戒也識度曾不異人或乃競爲僻字澀句以駭庸眾斷自然之元氣斯又才士之所同蔽戒律之所必嚴明茲數者持守無失然後下筆造次皆有法度乃可專精以理吾之氣熟讀而强探長吟而反覆使其氣

若翔翥於虛無之表其辭跌宕俊邁而不可以方物蓋論其本則持戒律之說詞愈簡而道愈進論其末則抗吾氣以與古人之氣相翕有欲求太簡而不得者兼營乎本末斟酌乎繁簡此自昔志士之所爲畢生矻矻而吾輩所當勉焉者也國藩粗識塗徑所作絕少在軍日久舊業益荒忽忽衰老百無一成旣承切問畧舉所見以資參證

答彭玉麐雪琴書　僕觀作文者例有傲骨惟歐陽公較平和此外皆剛介倔強與世齟齬足下傲骨嶙峋所以爲文之質恰與古人相合惟病在貪多動致冗長可取　國朝廿四家讀之參之侯朝宗魏叔子以寫胸中磊磈不平之氣參之方望溪汪

鈍翁以藥平日浮冗之失兩者所詣自當日深

與張裕釗廉卿書　足下爲古文筆力稍患其弱昔姚惜抱先生論古文之途有得於陽與剛之美者有得於陰與柔之美者二端判分劃然不侔余嘗數陽剛者約得四家曰莊子曰楊雄曰韓愈曰柳宗元陰柔者約得四家曰司馬遷曰劉向曰歐陽修曰曾鞏然柔和淵懿之中必有堅勁雄直之氣運乎其中乃有以自立足下氣體近柔望熟讀楊韓各文而參以兩漢古賦以救其短

答吳敏樹南屏書　大集古文敬讀一過覩昔年僅見零篇斷幅者尤爲卓絕大抵節節頓挫不矜奇辭奧句而字字若履危

石而下落紙乃遲重絕倫其閒適之文清曠自怡蕭然物外如說鈞雜說程日新傳屠禹甸序之類若翺翔於雲表俯視而有至樂國瀹嘗好讀陶公及韋白蘇陸閒適之詩觀其博攬物態逸趣橫生栩栩焉神愉而體輕令人欲棄百事而從之遊而惜古文家少此恬適之一種獨柳子厚山水記破空而遊幷物我而納諸大適之域非他家所可及今乃於尊集數數遘之故編中雖兼眾長而僕視此等尤高也與歐陽筱岑書中論及桐城文派不右劉姚至比姚氏於呂居仁譏評得無少過劉氏誠非有過絕輩流之詣姚氏則深造自得詞旨淵雅其文爲世所稱誦者如莊子齊義序禮箋序復張君書復蔣松如書與孔撝約

論締祭書贈撝約假歸序贈錢獻之序朱竹君傳儀鄭堂記南園詩存序縣莊文集序等篇皆義精而詞俊夐絕塵表其不厭人意者惜少雄直之氣驅邁之勢姚氏固有偏於陰柔之說又嘗自謝爲才弱矣其論文亦多詣極之語　國史稱其有古人所未嘗言鞘獨抉其微而發其蘊惟亟稱海峯不免阿於私好要之方氏而後惜抱固當爲百年正宗未可與海峯同類而幷稱之也淺謬之見惟希裁正

又報南屏書　尊書以弟所作歐陽生集序中偁引並世文家妄將大名臚於諸君子之次見謂不倫李耳與韓非同傳誠爲失當然贊末一語曰而老子深遠矣子長胸中固非全無涇渭

今之屬辭連類或亦同科至姚惜抱氏雖不可遽語於古之作者尊兄至比之呂居仁則亦未爲平允惜抱於劉才甫不無阿私而辨文章之源流識古書之正僞亦實有突過歸方之處尊兄鄙其宗派之說而幷抹殺其篤古之功揆之事理甯可謂平至尊緘有曰果以宗桐城爲派則侍郎之心殊未必然斯實搔着痒處往在京師惟不欲溷入梅郎中之後塵私怪閣下幽人貞介何必追逐名譽不自闇惜昔睹醜蔑之面今知君子之心吾鄉富人畏爲命案所污果至糜錢五百千摘除其名尊兄畏拙文將來援爲案據何不捐輸巨貲摘除大名亦一法也見示詩文諸作質雅勁健不盜襲前人字句良可誦愛中如書西銘

講義後鄙見約畧相同然此等處頗難於著文雖以退之著論日光玉潔後賢猶不免有微辭故僕嘗稱古文之道無施不可但不宜說理耳送人序退之為之最多且善然僕意宇宙間乃不應有此一種文體後世生日有壽序遷官有賀序上梁有序字號有序皆此體濫觴至於不可究詰昔年作書歸熙甫文集後曾持此論譏世人不能糾正退之之謬而逐其波而拾其瀋異時當就尊兄暢發斯旨往歲見寄之書似尚不逮今秋惠書暨覆筱岑書之稚深國藩自癸丑以來久荒文字去歲及今茲作得十餘首都不稱意茲鈔五六首奉呈敬正平生好雄奇瑰瑋之文近乃平淺無可驚喜一則精神耗竭不克窮探幽險一

則軍中卒卒少閒適之味惟希嚴繩而詳究之詩則八年不作今歲僅作次韻七律十六首不中尺度尊兄詩骨勁拔迥越時賢姚惜抱氏謂詩文宜從聲音證入嘗有取於大歷及明七子之風尊兄睥睨姚氏亦頗欲參用其說否

答歐陽小岑書　南屏不願在桐城諸君子籬下討生活眞吾鄉豪傑之士也而直以姚氏爲呂居仁之比則貶之已甚姚氏要爲知言君子特才力薄弱不足以發之耳其古文辭類纂一書雖闌入劉海峯氏稍涉私好而大體固是有倫其序跋類溯源於易繫辭辭賦類仿劉歆七畧則不刊之典也國藩之爲是敘不過於伯宜處畧聞功甫生平之言論風旨而縱筆及之非

謂時流諸君子者果足以名於世而垂於後不特不和之且私獨蔣之南兄識得鄙意曰侍郎之心殊未必然所謂搔著癢處固當相視而笑莫逆於心也

答許振禕仙屏書　來示詢及古文之法僕本無所解近更荒淺不復厝意古文者韓退之氏厭棄魏晉六朝駢儷之文而反之於六經兩漢從而名焉者也名號雖殊而其積字而爲句積句而爲段積段而爲篇則天下之凡名爲文者一也國藩以爲欲着字之古宜研究爾雅說文訓詁之書故嘗好觀近人王氏段氏之說欲造句之古宜倣效漢書文選而後可砭俗而裁僞欲分段之古宜熟讀班馬韓歐之作審其行氣之短長自然之

節奏欲謀篇之古則羣經諸子以至近世名家莫不各有匠心以成章法如人之有肢體室之有結構衣之有要領大抵以力去陳言戛戛獨造爲始事以聲調鏗鏘包蘊不盡爲終事僕學無師承冥行臆斷所辛苦而僅得之者如是而已自頃羣賊逼處無日不在危機駭浪之中偶一展卷都無意緒不足仰報故人勉惜分陰以光絕業

答吳嘉賓子序書　揭君遺書序讀過清勁爲尊兄本色所短者乃在聲色之間弟嘗勸人讀漢書文選以日漸於腴潤姚惜抱論詩文每稱當從聲音證入尊兄或可以此二義參證得失弟夙昔好揚雄韓愈瓌瑋奇崛之文而近時所作率傷平直不

稱鄙意亦緣軍中日接俗務不克精心營度耳

答鄧寅階書　看讀寫作缺一不可看者涉獵宜多宜速讀者諷詠宜熟宜專看者日知其所亡讀者月無忘其所能看者如商賈趨利聞風即往但求其多讀者如富人積錢日夜摩挲但求其久看者如攻城拓地讀者如守土防隘二者截然兩事不可闕亦不可混寫字不多則不熟不熟則不速無論何事均不能敏以圖功至作文則所以瀹此心之靈機也心常用則活不用則窒如泉在地不鑿汲則不得甘醴如玉在璞不切磋則不成令器古今名人雖韓歐之文章范韓之事業程朱之道術斷無久不作文之理張子云心有所開即便札記不思則還塞之

矣

書法　碑帖　名畫　書籍

吾讀孫子至鷙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何悟作字之法亦有所謂節者無勢則節不緊無節則勢不長

用狼毫筆寫寸以外字足以發攄心中適往之氣爲之神怡

嘗書一扁懸掛不稱意蓋三字中兩字作豎勢一字作橫勢不能自成一律因悟作字之道全以筆陣爲主直以取勢橫以出力當少勝矣

作書入法側勒努趯策掠啄磔頗難領畧趯如螽斯之躍郎田問蚱蜢詩所謂趯趯阜螽者也磔如磔石之磔必右手反揭向

上一擲捺用之橫末亦可用之

寫字須於三十歲前寫定規模三十以後只能下一熟字工夫熟極則巧妙出焉筆意間架梓匠之規矩也由熟而得妙則不與人之巧也吾於三四十歲規矩未定故不能有成人有恆言曰妙來無過熟又曰熟能生巧又曰成熟故知妙也巧也成也皆從極熟後得之也

作字結體須字字一律或上鬆下緊或上緊下鬆或左大右小或左小右大均須始終一律乃成體段推之文章亦自有體勢須篇篇一律乃爲成章辦事亦自有體勢須事事一律乃爲成材言語動作亦自有體勢須日日一律乃爲成德

勒少仲謂虞永興夫子廟堂碑筆法備盡前而二王及六朝諸賢智永禪師後而歐褚韓柳用筆長處無不包蘊其中信爲知言

徐柳臣言作字如學射當使活勁不可使拙勁顏柳之書被石工鑿壞皆蠢而無禮不可誤學名言也

張仲遠言包慎伯作字之法筆須倒右鋒乃得中大字則兩邊倒側與余平日見解相合

作字之法綿綿如蠶之吐絲穆穆如玉之成璧

用筆貴勒貴努而不可過露勒努之迹精心運之出之以和柔之力斯善於用勒用努者

寫字之道如修腳匠之修腳古人所謂撥鐙法較空靈余所謂修腳法較平穩

用狼毫筆寫新宣紙悟古人頓挫之法撲筆之法只是筆不入使勁撲下耳

京中翰林善寫白摺者相傳中有一絲牽貫於行間作大字亦當知此意味

作字之道剛健婀娜二者闕一不可余既奉歐陽率更李北海黃山谷三家以爲剛健之宗又嘗參以褚河南董思白婀娜之致庶爲成體之書

作書偃筆多用之於橫抽筆多用之於豎豎法宜努抽竝用橫

法宜勒偃竝用又首貴有俊拔之氣後貴有自然之勢

作字之法點如珠畫如玉體如鷹勢如龍四者缺一不可體者一身之結構也勢者數字數行之機勢也

孫過庭書譜稍得王大令之法

九弟所寫溫甫哀辭字秀勁近古刻工亦佳家有賢子弟爲之欣然

作字之法亦有所謂陽德之美陰德之美陽德之美者四端曰直曰觩曰勒曰努陰德之美者四端曰𧹞曰偃曰緜曰遠兼此八者庶爲成體之書在我者以八德自勗又於古人中擇八家以爲法曰歐虞李黃鄧劉鄭王

余生三十以前作字未能盡心間架及手腕均不穩四十以後雖畧有長進而手腕時靈時鈍鈍時則如古人所謂董芽凍凝蠅者可自笑也

劉石菴善用偃筆鄭板橋善用蹲筆王夢樓善用縮筆惟努筆近人無善用者古人如米元章最擅勝場吾嘗於此自極其力耳

余老年始畧解書法而無一定規矩態度今定以間架師歐陽率更而輔之以李北海丰神師虞永興而輔之以黃山谷用墨之鬆秀師徐季海所書之朱巨海而輔之以趙子昂天冠山諸種庶乎為成體之書

董香光專用渴筆以極其縱橫使轉之力但少雄直之氣余嘗以渴筆寫吾雄直之氣耳

余往年在京學書苦思力索幾於困心衡慮但胸中有字手下無字近歲在軍每日筆不停揮除辦公事外尚習一張專從間架上用心而筆意筆力與之俱進十年前胸中之字今竟能達之腕下可見思與學不可偏廢

余最好黃魯直書謂其深得晉人眞意而逸趣尤覺橫生

作字之法險字和字缺一不可

作書之道寓沈雄於靜穆之中乃有深味雄字須有長劒快戟龍拏虎踞之象鋒鋩森森不可逼視者爲正宗不得以劒拔弩

張四字相鄙但作一種鄉愿字名爲含蓄深厚弁之無舉刺之無刺終身無入處也作古文古詩亦然作人之道亦然治軍亦然

大約作書之法不外義獻父子余以師羲之不可遽幾則先師歐陽信本師歐陽不可遽幾則先師李北海師獻之不可遽幾則先師虞永興師虞不可遽幾則先師黃山谷二路幷進必有合處

杜陵言書貴瘦硬乃千古不刊之論東坡駁之非也

凡用之筆未有十分合手者往往有小毛病不稱人意善書者於每用一筆先識其病卽因其病勢而用之或次日又有小變

又因其變症而用之或者因病成妍則善於用筆矣

摹書諳一過乃知藝之精其致力全在微妙處若人人共見共聞之處必無通微合漠之詣若一向在浮名時譽上措意豈有是處

閱劉文淸公淸愛堂帖畧得其冲淡自然之趣方悟文人拔藝佳境有二曰雄奇曰淡遠作文然作詩然作字亦然若能含雄奇於淡遠之中尤爲可貴

久未作小楷下筆輙重而不入是日筆輕稍能入紙乃悟輪扁甘苦疾徐之說

李王叔所藏陳香泉法帖其草書一首飛舞變化可驚可喜惜

余老年學書不復能副吾意之所至耳

閱劉石菴清愛堂帖其起筆多師晉賢及智永千字文用逆蹴之法故能藏鋒張得天之起筆多師褚顏兩家用直來橫受之法故不藏鋒而聯絲縈帶以發其機趣二者其理本一貫特逆蹴與直來橫受形迹判然難合而爲一耳

古之書家字裏行間別有一種意態如美人之眉目可畫者也其精神意態不可畫者也意態超人者古人謂之韻勝余近年於書畧有長進以後當更於意態上體驗因爲四語曰飢屬鷹視撥鐙嚼絨欲落不落欲行不行

作字之道二者並用有著力而取險勁之勢有不著力而得自

然之味著力如昌黎之文不著力如淵明之詩著力則右軍所謂如錐畫沙也不著力則右軍所謂如印印泥也二者缺一不可亦猶古文家所謂陽剛之美陰柔之美矣

近來作書畧有長進但少蕭然物外之致不能得古人風韻耳

出筆宜顛腹互用取勢宜正斜竝見用筆之顛則取正勢有破空而下之象用筆之腹則取斜勢有馓屬翩僊之象

米南宮之法前刷而後縮李北海之法前撟而後圓

作書之道亦分陽剛之美陰柔之美兩端偏於陽者取勢宜峻邁偏於陰者下筆宜和緩二者兼營幷騖則兩失之矣

余之書勢應以斗刷跌縮四字爲主將刻此四字爲一小印

闕夢鶴軒筆談悟右軍鵞頸通於作書之法

夜寫寄字略有所會於昔年體如鷹四句之外又添四句曰內跌蕩外拙貞鵞轉頸屋漏痕

李北海書法上取直勢下取横勢左取直勢右取横勢大約直勢本於秦篆横勢本於漢隸直勢盛於右軍及東晉諸帖横勢盛於三魏諸碑唐初歐公用直勢褚公用横勢李公則兼用之

悟古人用筆之法戲爲詩二句云龍作見身戲海水鷹開倦眼掠秋旻

余作字不專師一家終無所成以後楷書學虞劉李王取横勢以求自然之致利在稍肥行書學歐張黃鄭取直勢以蠹睨覷

之態利在稍瘦二者兼營並進庶有歸於一條鞭之時
日久不作字手甚吃力擬用跌歒注卷四字爲之用力輕勻或
轉可歷久不變
歐虞用筆與褚相通書家之有歐虞褚及李北海猶詩家之有
李杜韓蘇實不祧之祖也
習字一紙似有所會因就前所作詩二句增二句云側勢遠從
天上落橫波雜向弩邊涵刷如丹漆輕輕抹換似龍蛇節節銜
自此專從側橫刷換四字致力不復以他妙縈吾慮矣
夢劉文清公與之周旋良久問其作字果用純羊毫乎抑紫羊
毫乎文清答以某年到某處道員之任曾好寫某店水筆夢中

記其店名甚確惜醒後忘之

少陵瘦硬通神專爲隸字言之東坡欲泛及於眞草諸體以爲未公不憑非至論也僕不解作字昔年治說文會廣購漢魏各碑討尋源流如禮器碑結體方雅要爲隸家正軌張猛龍碑將隸楷融成一氣尤足津逮來學唐隸稍肥有乖大雅近姚伯昂先生專師曹全碑相沿成風亦旁門也

漢碑載乙瑛韓勑史晨數人者有功於孔林甚鉅而史君二碑既載其請祠之章又敘其饗禮之盛其補牆垣治瀆井種梓守冢諸績至屢書不一書功亦夥矣此碑載恭慤本以聖人之冑而其有功孔林又百倍於前哲若更得善隸篆者大書重刻與

世流傳豈僅與史君輩比烈哉

休甯瞿令福田送右軍帖一本王夢樓跋斷爲淳化祖本且定爲唐刻考核未必確鑿而神采奕奕如神龍矯變不可方物實爲希世之寶余行年五十有一得見此奇可謂眼福瞿令又送趙待制仲穆所畫飛白竹上有施愚山沈繹堂諸先生題跋亦可寶也余以世間尤物不敢妄取審玩片刻仍爾璧還去年黎令福疇送劉石菴翁覃溪二公閣中所書手卷余亦璧卻此三件可稱郝門三寶

以仇十洲劉石菴書與沅弟各題數字於上以識歲月

閱王文成公書君子記厲伯符寄求題跋者也

至李小湖處觀其先人所藏四寶中之丁道護碑善法寺碑又觀明刻本夏承碑玩賞無已

又觀李小湖所藏大觀帖三本又歐化度寺碑褚孟法師碑虞廟堂碑宋搨閣帖劉文清册頁一本皆佳本也

楊海琴寄到湖南永州等處金石各種及葉刻鄧石如篆隸又集中興頌字爲聯見贈展玩良久楊以乙巳翰林出守永州性躭金石新陞鎮筸道者也

閱濬甯學宮各碑北海相景君碑字及額最爲古厚范式碑與鄭季宣碑陰之額亦殊奇古愛玩久之

李小湖出所藏法帖一日褚書孟法師碑筆意似虞永興而結

體絕似歐陽率更與褚公他書不類一日丁道護書啟法寺碑隨碑而字體有類晚唐矮方而勻整聞春湖侍郎以千金購之蘇州陸恭家一日宋搨虞廟堂碑即春湖侍郎曾經翻刻者也一日善才寺碑名爲褚河南書實魏栖梧書仿褚法耳又有晉唐小楷共十一種其中樂毅論東方贊絕佳乃悟古人用筆之道如張弩引滿蓄而不發

李小湖又有蔡伯喈書夏承碑亦屬上品

莫子偲搨金陵城外梁碑三通唐碑一通閱之甚佳

金山寺中觀楊忠愍公手卷二件近代名人題識甚多寺僧恭航索題因各題數字以記歲月又觀王夢樓所書壽屏等件及

純廟所賜平定安南平定臺灣等印圖又觀瘞鶴銘及寺中所藏周鼎阮文達所施置漢定陶鼎又觀所藏鄧完伯墨蹟皆異寶也

莊思永帶來法帖多種中有三希堂帖又有宋拓皇甫碑王虛舟跋非眞蹟也又有大觀帖王夢樓姚姬傳手蹟尙稱佳品

劉伯山攜其所藏西嶽華山廟碑在世所傳三名本之外三名本者一長垣本宋漫堂成親王等所遞藏後歸劉燕庭者也一四明本全謝山及范氏天一閣所遞藏後歸阮文達者也一華陰本王山史朱竹河等所遞藏後歸梁茝林者也劉氏本則其父文淇孟贍於揚州市肆得之久不見稱於世亦可寶

跋錢南園先生法書手卷十五札皆與竇蘭泉之祖者京官清苦皆借銀度日信也以上日記

東南兵燹之後碑帖蕩然無存智永千字文京中舊搨甚少褚書之西安聖敎同安聖敎歐書之皇甫碑醴泉銘俱得搨本略舊者爲佳又褚書之孟法師碑歐書之化度寺碑乾嘉間俱有翻刻本褚書之伊闕頌向來搨者較少無論新搨舊搨均宜覓購京師市賈習氣遇督撫買書籍法帖則雖最劣之物亦索取最高之價僕無鑒賞之實亦不敢冒充內行亦不學紗帽豪情如東坡所稱貴人金多身復閑爭買書畫不計錢者但擇價之寒儉者買之可也

石菴先生墨刻頗多僕在山東途次曾見有讀聖賢書立修齊志行仁義事存忠孝心十六字横幅每字大徑尺每行三字最爲奇古歙人三十樹梅花書屋所刻之入幅臨閣帖及蘇黃米蔡鮮于樞數家亦爲偉觀以上書蹟

觀宋高宗書豳風字畫雅潔圖書亦工雅絕倫

錢子密出示其先世文端公之册夜紡授經圖　高宗及諸名臣題詠甚多觀玩甚久信家寶也

蔡荷亭求書横幀長一丈高二尺餘面以描金畫龍背以描金畫雲生平所未見之佳箋也爲寫豐樂亭記凡四百三十字

觀錢子密家藏書畫二種一爲其高高祖母陳太夫人畫册凡

十幀一幀畫一黑犬一幀畫一蜨未入花叢時一幀畫一蝦一蟹二小魚一幀花藍一幀大柏一幀梅花仙女一幀修篁茂林一幀楊梅枇杷二桃一幀喜雀一幀蘿蔔白菜皆清華名貴秀絕人寰每幀有其夫錢綸光廉江先生題詩二句乾隆三十一年其子文端公陳羣進呈　御覽　高宗於每幀題七絕一首并　御題一跋於後發還文端公及其子侍郎汝誠各作十詩恭和元韻而汝誠詳跋於後以誌慶幸逮乾隆四十七年文端與侍郎皆沒而　高宗因閱錢選所畫鳥犬偶憶陳太夫人原册遣人回浙取至京師再呈　御覽　高宗再題七律一首長跋一幀仍歸錢氏信名蹟奇遇也其一種爲直廬問寢圖圖文

端公早朝先至其母所問安之象爲王肇基所繪亦非俗筆暇日與幕府諸人飲讌因出唐伯虎仇十洲之畫以當下酒之物

莫子偲自大通歸贈余武英殿聚珍板水經注一部亦余所購求而不得者

莫子偲得唐人寫本說文自作校勘記比較孫刻大徐本祁刻小徐本異同其佳處不可勝舉大喜以爲天下之至寶也 以上日記

潄六購書專取宋元人佳刻僕意時代不足計但取校刊侚精刷印最初者爲妙苟宋元明之板而刷印於今日猶漢唐碑帖而今日搨之剝落補湊夫何足貴苟有佳紙初搨則官板如康

熙之周易折中書畫譜乾隆之十三經廿四史之類私板如
國初之汲古閣近日之黃丕烈孫星衍秦恩復胡克家張敦仁
諸影宋本亦何嘗不可奉爲至寶此後如遇有　殿板諸善本
及　國朝名家所刊之書凡初印者概爲收買惟佩文韻府淵
鑒類函等向非所好不必購之此外　殿板書初印者多可取
也
向來買書不喜襯紙爲贉不喜紙色之太白太新者不喜釘本
太薄每本釘厚至百葉以外則好之不喜天地太短釘邊太窄
蕬民行篋所攜謝刻荀子甚精往在京師亦得一初印本惜未
運歸也

位西睍好書數十册軍中書籍絕少得此如瓌寶溢目遂欲廣
百事而日與編摩中如合刻程朱易傳世德堂莊子莫板韓文
等種日內正爾購覓迫切古今逸史元刻龍川集向所未有亦
佳本也羈懷鬱鬱得此豁然大適
近日刻板精雅者宋體字如阮太傅研經室集倣汲古閣樂府
解題六十種曲等樣子畫粗線粗最爲耐久元體如黃蕘圃秦
恩復胡果泉影宋諸刻亦貴字畫粗重而增之以鋒棱吾楚刻
書字體最陋嘗勸澂六開此風氣此次刻芝房芻言須擇工匠
之稍善寫者囑其板心畧大筆畫畧粗一洗舊日俗樣
嘗以謂四部之書浩如淵海而其中自爲之書有原之水不過

數十部耳經則十三經是已史則廿四史及通鑑是已子則五子及管晏韓非淮南呂覽等十餘種是已集則漢魏六朝百三家之外唐宋以來廿餘家而已此外入子集部之書皆贋作也皆剿襲也入經史部之書皆類書也不特太平御覽事文類聚等爲類書即三通亦類書也小學近思錄大學衍義衍義補亦類書也故嘗謬論修藝文志四庫書目者當以古人自爲之書有原之川瀆月行編列別白而定一尊其分門別類雜纂古人成書者別爲一編則蕩除廓清而書之可存者日少矣

援鶉堂筆記惘惘一二卷殊不愜意凡讀書筆記貴於得間戴東原謂閻百詩善看書亦以其蹈瑕抵隙能環攻古人之短也

近世如高郵王氏凡讀一書於正文注一一求其至是其疑者非者不敢苟同以亂古人之真而欺方寸之知若專校異同某字某本作某則謂之考異謂之校對不得與精覈大義參稽疑誤者同日而語今觀援鶉堂所記幽通思元二賦多云何云某字後漢書作某是義門校對之字而薑塢鈔謄之也間觀他卷亦多謄義門語而已無所質正於其間當時批寫書眉本不以爲著述之事後人概以編入筆記之內殆非薑塢及惜抱之意若得有識君子披沙揀金非無可采然非大爲淘汰恐無益耳

國朝刻書遠勝前代　殿板如十三經廿四史全唐詩圖書集成五經萃室書畫譜之類凡初印者無不精雅絕倫外板如盧

雅雨盧抱經黃蕘圃孔顨軒畢弇山孫淵如所刻叢書均工雅可寶即胡果泉張古愚吳山尊秦恩復汪孟慈等所刻影宋諸書及秀野草堂韓詩一隅草堂白詩之屬亦皆精絕

何願船朔方備乘前聞周志甫略述端緒兹讀凡例益得仰窺纂述之精意重繕一通紙本工資不乏張石舟游牧地形二記刻資兼以取給余特寄百金稍助繕刻之需其朔方備乘之表七卷圖說一卷國藩思鈔一分以啟蒙昧惜難分手月鈔覓便寄南

夕堂老人遺集惠甫曾商及重刻屬鄂人爲之倡愚以違官刻書殊作解事譬如貧兒暴富初學着韡韡止終覺生澀然亦不

可以已若云慨然倡首則誣也

屢求　殿板初印廿四史洎不可得桂未谷說文刊成已數年

約三四通亦購求未獲日困簿書之中本不能一鑽故紙然跛者

不忘走趨也

嘗謂乾嘉間好事君子刊刻古書其精雅實超軼宋元善本就

余所見如黃蕘圃盧抱經孔葓軒孫淵如畢秋帆阮伯元胡果

泉朱竹君秦恩復汪孟慈吳山尊諸家所刻書籍每一把玩使

人穆然意遠

浦城祝桐君鳳喈前在杭刊刻周易傳義音訓係伊遐謑樂記

所核實讀本之尤精者聞亂後板片並未全失不知在杭在浦

抑在他處杭州如可覓此書當託人代購一二部如板片不全
當論訪祝君設法補刻
金陵刻前後漢書余囑其每卷之末一葉刻一戳記云金陵書
局倣汲古閣式刻昨見局板尚未添刻今以後各卷皆須增刻
以前各卷可補者補之不可補者聽之僕嘗論刻板之精者須
兼方粗清勻四字之長方以結體方整言而好手寫之則筆畫
多有稜角是不僅在體而並在畫中見之粗則耐於多刷最忌
一橫之中太小一撇之尾太尖等弊清則此字不與彼字相混
字邊不與直線相拂勻者字之大小勻畫之粗細勻布白之疏
密勻既保長遠之局須請局中諸友常常執此四端與工匠講

求殷勤訓獎嚴切董戒甚至朴責議罰俱不可少自然漸有長進或寫手畀分甲乙上下其食至賣價不妨畧昂取其贏餘以爲續刻他書之資可酌擬一價僕再核定張貼局門使人共知工匠之殿最賞罰亦可酌議條規即庋板開刷等事均立章程以便遵守又宋體字書刻之精者如汲古閣樂府詩集揅經室集之類須覓一二初印存於局中以作榜樣吾輩留心物色可也以上書牘

馬銘攜其兄馬川之傳及集韻校勘記來又有影宋抄本集韻今東南亂後僅存之本可貴也

雷以諴舊郊送一硯云係韓襄毅雍之硯刻一瓶形襄毅自題

日韓瓶硯後歸王文成成公題硯背數十字主　本朝乾隆中歸

阿文成公王蘭泉侍郎咏題硯匣百餘字咸豐中孔宥涵繼鑅

以贈雷侍郎雷又以詒我也　以上日記

求闕齋弟子記卷二十二